



大会

Distr.: General
19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5(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其他手段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
法比安·萨尔维奥利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5/10](#)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6/150](#)。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法比安·萨尔维奥利的报告

过渡期正义措施和解决在殖民背景下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遗留问题

执行摘要

本报告审查在真相、正义、赔偿、纪念和保证不再发生方面的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以处理在殖民背景下犯下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报告指出了各种挑战、良好做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并向殖民化形式持续存在的国家、前殖民国家和前独立殖民地提出了建议。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4
二. 需要审查殖民时期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4
三. 殖民背景和过渡期正义面临的挑战.....	5
四. 过渡期正义在处理因殖民主义和历史不公正而产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方面的组成部分	7
五. 结论	19
六. 建议	20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法比安·萨尔维奥利根据第 45/10 号决议向大会提交的。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专门分析了过渡期正义措施在解决殖民背景下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遗留问题方面的作用。在编写本报告时，与国家、民间社会成员、受害人、专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举行了 3 次专家会议和 1 次公开协商。特别报告员对收到的回复表示感谢。

2.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包括“研究趋势、发展和挑战，并就此提出建议”。¹ 寻求与殖民不公平现象有关的真相、正义和赔偿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所带来的固有挑战使其特别适合于特别报告员的参与。在提交本报告之前，特别报告员在与各国的信函中谈到了这一问题。²

3. 其他任务负责人虽然立场不同，但也研究了这一问题。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也谈到各国对源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作出赔偿的人权义务。³ 同样，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在其关于承认、赔偿与和解的报告以及关于土地权的报告中审查了殖民主义问题。⁴ 最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强调需要通过问责和赔偿来解决奴隶制、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⁵

二. 需要审查殖民时期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4. 鉴于对源于殖民主义的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并认识到这些违法行为今天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强调，在过去 40 年中过渡期正义发展的组成部分和工具提供了可用于应对这些违法行为遗留问题的经验教训，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付诸实施。

5. 对过渡期正义提出的一个批评是，它只局限于处理后果，即对生命权和身体健全的侵犯，而不处理冲突的根本原因，如结构性暴力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系统性排斥等。简而言之，批评人士认为，过渡期正义没有充分解决潜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和历史积怨问题。

6. 尽管如此，过渡期正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切入点，通过以下办法解决殖民暴力的更深层次原因：建立自己的机制，即真相委员会，全面负责解决殖民历史以及侵犯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问题；拟订赔偿方案，以补救特别

¹ A/HRC/RES/45/10。

² 例如见 JPN 1/2016、KOR 2/2016、GBR 13/2020、KEN 3/2021、GBR 5/2021 和 CAN 4/2021 号信函，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³ A/74/321。

⁴ A/HRC/EMRIP/2019/3/Rev.1 和 A/HRC/45/38。

⁵ A/HRC/47/53。

是受害者遭受的结构性不平等；公开道歉，以恢复受害者尊严；采取纪念和教育措施，全面处理侵权模式、原因和后果；保证不再发生，改变使歧视、种族主义和排斥受影响人口长期存在的文化和体制标准、结构和程序。在受害者的大力和积极参与下全面采用包容性机制，增强受影响人口权能，并使解决殖民主义遗留问题以及最终实现和解的努力合法和可持续。

7. 特别报告员强调，为使过渡期正义进程具有整体性和适当的全面性，必须酌情纳入对殖民遗留问题的研究。

三. 殖民背景和过渡期正义面临的挑战

8. 报告审查了殖民主义在以下背景下造成的侵犯权利行为的遗留问题：

(a) 定居者国家以及其他剥夺和压迫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后裔的背景；

(b) 现为独立国家的前殖民地。这些背景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侵犯权利行为在今天具有明显的直接和间接后果。

A. 定居者国家以及其他剥夺和压迫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后裔的背景

9. 在这些情况下，抵达并定居在新领土的定居者侵占了原住民的土地和资源；赶走和剥夺原住民。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疾病(大部分由剥夺造成)和屠杀，原住民人口大幅减少，其中一些情况构成种族灭绝。反过来，在支持定居者霸权的过程中，出现一种可以称为“淘汰的文化逻辑”，⁶ 包括入侵和剥夺、监禁在保留地或传教团，以及具有残忍和无人道特征的同化方案。

10. 在这些背景下，殖民主义的影响仍然很明显，因为被拘留的土著人所占比例过高，土著人对警察怀有不信任感，这些人普遍处于社会劣势，而且没有任何官方和全面的承诺来纠正他们所遭受的虐待行为。⁷ 殖民主义导致国家通过法律、体制和文化机构使其永久化，使被殖民人口遭受歧视、同化、犯罪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受暴力；并剥夺被殖民人口的基本权利，如祖传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以及获得司法、卫生、教育和经济的机会。

11. 如果在这些情况下采取的过渡进程不寻求扭转被殖民的人民仍然遭受的统治状况，则这些进程必然会失败。然而，过渡期正义的组成部分可以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如确定使这种侵权行为成为可能的事实和条件；确认责任和公开道歉；采取个人和集体行动；开展纪念活动和恢复受害者尊严；在各种教育课程中准确说明所犯下的侵犯权利行为。

⁶ 见 Jennifer Balint and Julie Evan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Settler States* (Sydney,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Sydney Law School, University of Sydney, 2011), p. 6, 可查阅 <https://ses.library.usyd.edu.au/bitstream/handle/2123/7361/Balint%20and%20Evans%20ANZ-CCC2010.pdf?sequence=1>。

⁷ 同上。

12. 在这些背景下，能够带来最广泛变化的组成部分是保证不再发生，因为它们能够确定和修改国家的压迫性标准和结构，以及维持土著人民遭受的结构性不公平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条件。

13. 在这些背景下采用的一些我们现在认为与过渡期正义相关的机制是多年前建立的，如 1975 年在新西兰设立的怀唐伊法庭提供讲述真相的措施、赔偿和其他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措施。最近，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格陵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建立了解决殖民遗留问题的过渡期正义机制。

14. 本节中可以提到的其他背景包括：定居者抵达领土，赶走原住民，但这些原住民在总人口中仍占很高比例，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西撒哈拉和冲绳岛的情况，冲绳岛大多数居民是琉球人或冲绳人，尽管日本不承认他们是土著群体。

15. 在定居者国家，还必须强调基于奴隶制的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巴西、哥伦比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存在严重社会经济后果的地方，包括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以及在遭受警察暴力、犯罪化、贫困和缺乏机会的人中，非洲人后裔所占比例过高。如今的美国需要过渡期正义，这被视为对抗非裔美国人几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系统性压迫、警察暴行和种族不公平现象的关键框架。这可能有助于回应公民和社会运动(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对警察改革、起诉、成立真相委员会、拆除邦联雕像和标志以及支付赔偿金的呼吁。2021 年 4 月 14 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决定将《研究和制订向非裔美国人赔偿提案法委员会》(H.R.40 法案)提交众议院全面审议。其他与真相、赔偿和正义有关的官方倡议正在地方、市政、州和联邦各级出现。

B. 现为独立国家的前殖民地

16. 第二类包括殖民帝国退出、但权力结构、某些族裔群体边缘化或土地征用仍然有效的背景。非洲大陆的一些独立国家就是这种情况。

17. 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过渡期正义措施需要前殖民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对话，其性质将取决于这些实体中的哪个实体发起这些进程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例如，这是应受害者或民间社会的要求，还是应两者共同提出的要求。

18. 德国和纳米比亚最近达成的协议包括承认对赫雷罗族和纳马族的种族灭绝(尽管有一些保留意见)、公开道歉和作为补偿的发展援助，尽管该协议是在受影响社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谈判达成的。⁸

19. 由于这些案件涉及两个国家，因此有义务和期望对过去或持续的侵犯权利行为作出反应，这应该需要双方作出妥协。向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确保问责、促进寻找真相和记忆、为不受限制地查阅档案提供便利以及向受害者提供赔偿显然是前殖民国义不容辞的义务。

⁸ 可在以下网站上查阅有关此事的请愿书：www.change.org/p/the-president-of-the-republic-of-namibia-no-bilateral-genocide-negotiations-we-demand-global-ovaherero-nama-representation。

20. 作为新的国家一级管理者，获得独立的国家也必须承担义务。这些义务虽不包括对殖民国所犯行为的责任，但确实涉及到受害者康复、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以及保证他们获得司法、教育、卫生和基本服务；还涉及寻求真相和开展纪念活动。在司法方面，如果施害者(仍然活着)仍在新独立国家的管辖范围内，例如定居者在造成受害者被迫流离失所和被剥夺财产的同时参与严重侵犯人权，则该国也有责任确保追究这些施害者的责任。在这项工作中，国际社会应通过发展国家司法机构能力或建立混合或国际问责机制向该国提供支持。

21. 2021 年 1 月，大韩民国首尔的一家法院要求日本为系统性性奴役“慰安妇”承担法律责任。但 2021 年 4 月，法院驳回了一群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

四. 过渡期正义在处理因殖民主义和历史不公正而产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方面的组成部分

A. 追究责任

22. 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追责是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习惯国际法还规定了调查和惩罚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义务。

23. 一些前殖民国家援引了时际原则，根据该原则，只可适用在被指控行为发生时有效的刑法规则，以排除对以下事件之前的罪行进行起诉的可能性：通过《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规约》和《世界人权宣言》；根据国际刑法指定罪行，如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某些侵犯人权行为被归类为危害和平罪、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尽管这种分类是追溯既往。

24. 接受国家对国际人权法规范性发展开始后所犯罪行的责任也是一个问题，例如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非洲的独立斗争中，殖民国家通过轰炸平民、强迫部分人口流离失所、大规模监禁、酷刑和强迫失踪等方式带来挑战。⁹

25. 虽然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是这一时期殖民战争的共同特点，但“从来没有在国家或国际法院认真努力地调查殖民罪行，没有惩罚任何幸存犯罪者，没有制裁有关政府，也没有为罪行引发的持续健康问题对受害者进行赔偿”。¹⁰

⁹ Wolfgang Kalek, “Double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the West”, FICHL Publication Series No. 26 (2015), pp. 25-33, 可查阅 www.toaep.org/ps-pdf/26-kalek; Morten Bergsmo、Wolfgang Kalek and Kyaw Yen Hlaing(eds), *Colonial Wrongs an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Law* (Brussels, 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 TOAEP publication series No. 40, 2020), pp. 10-12, 可查阅 www.toaep.org/ps-pdf/40-bergsmo-Kalek-Kyaw。

¹⁰ Morten Bergsmo, p. 12.

26. 在法国，1968 年大赦令和对危害人类罪的限制性定义使得在阿尔及利亚犯下的酷刑和其他罪行不受惩罚。¹¹ 在比利时，就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死亡对比利时警官提出的投诉在预审阶段已搁置了 10 年之久。¹²

27. 在肯尼亚茅茅族群的受害者提出法律投诉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高等法院作出了不利于联合王国政府的裁决，后者在辩护中称，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责任应由继承国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刑事起诉也规定了诉讼时效。¹³ 2013 年，联合王国政府同意解决争端，提供 2 000 万英镑的赔偿，为造成的损害道歉，并在内罗毕建造一座纪念碑。然而，随后的法院判决适用了 1980 年《诉讼时效法》中规定的诉讼时效法规，使其他肯尼亚受害者无法继续提出索赔。¹⁴

28. 在荷兰，法院驳回了荷兰政府就荷兰士兵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1945-1950 年)犯下的侵权行为提出的诉讼时效论点。作为回应，荷兰政府向 11 名被处决的苏拉威西男子的遗孀和一些亲属提供赔偿，并承诺向在战争期间被处决的任何印度尼西亚人的子女提供 5 000 欧元的赔偿。¹⁵

29. 前殖民国提出的论点违反了有关禁止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以及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行为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这些规定载于下列文书：

(一)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二) 国际人道法惯例；¹⁶

(三) 经更新的《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增进人权的一套原则》；¹⁷

¹¹ Stina Löytömäki, “The law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colonialism: France and the case of ‘belate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vol. 7, 2013, 205-223, 特别是第 221 页。

¹²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追责调查问卷的答复，可查阅 www.ohchr.org/EN/Issues/TruthJusticeReparation/Pages/CallLegacyColonialism.aspx。

¹³ 见 Théophraste Fady, “The Mau Mau case: post-colonial justice on the Strand”, *Strandlines*, 7 October 2019, 可查阅 www.strandlines.london/2019/10/07/post-colonial-justice-on-the-strand; Leigh Day, “The Mau Mau case: five years on”, 可查阅 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376823b-224d-4551-821d-abb7f32c8065。

¹⁴ 见 KEN 3/2021 和 GBR 5/2021 号信函，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¹⁵ 见 Reuters, “Netherlands offers compensation to children of executed Indonesians”, 19 October 2020, 可查阅 www.reuters.com/article/us-netherlands-indonesia-compensation-idUSKBN2741XY。

¹⁶ 见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1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14-618, 可查阅 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customary-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icrc-eng.pdf。

¹⁷ E/CN.4/2005/102/Add.1, 原则 23。

(四) 《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¹⁸

美洲人权法院在若干判决中裁定不接受诉讼时效，包括在 *Barrios Altos* 诉秘鲁案和诉危地马拉杜斯艾雷斯屠杀案中宣判的判决。¹⁹

30. 应该指出的是，还有一些罪行就其性质而言是持续性的：许多反殖民主义的抵抗战士和殖民背景下的其他人士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强迫失踪是典型的持续性犯罪，从逮捕之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国家承认对该人员的拘留并将其转为有充分保障的合法拘留，或者发现该人员还活着，或者发现其遗体：因此，“尽管有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但根据强迫失踪开始后颁布的法律文书，仍有可能对造成失踪的人员进行定罪”。²⁰

31. 还应强调的是，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是实施这些行为的国家的责任，因此是殖民国的责任。在违法行为发生时，殖民地或被保护国是殖民国管理的附属领土，缺乏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鉴于殖民地的地位，不能说责任已转移到从殖民地产生的独立国家。然而，新国家在杜绝再犯和某些其他措施方面确实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32. 由于时间的推移以及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的死亡，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犯罪者的起诉和定罪已不再是一个选择。²¹ 鉴于这种局限性，适当发展过渡期正义的其他组成部分就显得更加重要。

B. 真相

33. 真相调查举措揭示了过去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并收集了相关信息，有助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恢复法治和促进和解。²² 特别是在殖民背景下，讲述真相也必须被理解为构成赔偿的一部分。

34. 当真相委员会成立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们应该追溯到多远以前：当我们处理殖民时期犯下的侵权行为时，这个问题尤其合理。

35. 传统的过渡期正义进程多数都是目光短浅，将殖民时期犯下的侵权行为排除在其范围之外。在东帝汶，分析重点放在了 1975 年印度尼西亚入侵后造成的破坏，尽管土地是在殖民时期被夺走的，导致随后出现结构性不公平问题。在南非，这一进程的重点是 1948 年国民党上台后造成的破坏，但没有审查确立最初种族隔离界限的荷兰和英国殖民剥削的复杂历史。在卢旺达，尽管承认比利时殖民历

¹⁸ 大会第 60/147 号决议，附件，原则 6。

¹⁹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Barrios Altos v. Peru*, Judgment of 14 March 2001 (Merits), para. 41, and *Case of the “Las Dos Erres” Massacre v. Guatemala*, Judgment of 24 November 2009 (Preliminary objection,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para. 233 (a).

²⁰ A/HRC/16/48, 第 12 页，第 5 段。

²¹ Morten Bergsmo, p. 38。

²² A/HRC/24/42, 第 20 段。

史促成了 1994 年的种族灭绝，但在国家或国际一级的诉讼程序中却没有讨论这一问题。

36. 这种属时任务授权表明，真相委员会受到限制，不能审查殖民历史。在过去 40 年的过渡背景下成立的 40 多个真相委员会中，很少有委员会讨论殖民时期或审查那段时期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不公平现象。

37. 在这些委员会中，最突出的是在典型的过渡时期(冲突或专制政权之后)建立的一些真相调查机制，它们对所遭受的侵权行为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肯尼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真相委员会审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侵权行为以及造成这些侵权行为的经济不公平现象，但这并没有导致进行旨在补救这些侵权行为的赔偿或经济改革。

38. 其他真相委员会已经开始研究殖民历史及其对现在的影响。毛里求斯真相与正义委员会(2009-2011 年)审查了 1638 年及其后奴隶制遗留问题的影响，包括各个殖民时期。突尼斯真相与尊严委员会将独立前时期纳入其任务范围。大韩民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审查了 1905-2005 年期间情况。哥伦比亚澄清真相、共存和防止重陷冲突委员会力求阐明冲突的根源，包括土著社区的经历。布隆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长，以调查自 1885 年以来犯下的殖民罪行。

39. 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对待殖民历史的方法是肤浅或不充分的。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最后报告研究了该国发生冲突的根源，但没有转化为对解决殖民时代助长冲突的结构性问题的承诺。虽然肯尼亚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审查了殖民主义在建国过程中的作用，但其属时管辖仅从肯尼亚独立之日起才生效。

40. 除了在一些典型的过渡背景下通过的进程外，还设立了真相委员会，其明确目的是解决定居者国家和前殖民国的土著人民所遭受的殖民遗留问题。

41. 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人民皇家委员会(1991-1996 年)，调查 1500-1996 年期间的情况；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09-2015 年)审查了 1874-1996 年期间土著寄宿学校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对失踪和被害土著妇女和女童进行全国调查(2016-2019 年)。澳大利亚成立了人权和机会平等委员会以及真相正义委员会，前者负责调查土著儿童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与家人分离的问题(1995-1997 年)，后者负责调查欧洲殖民对维多利亚州土著社区的影响(2021 年至今)。

42. 在斯堪的纳维亚，建立了若干调查土著人民遭受剥夺和同化的政策的机制，如格陵兰和解委员会(2014-2017 年)；调查挪威化政策和萨米人和克文人/挪威芬兰人的不公正行为委员会(2018 年至今)；瑞典 Tornedaliens 人、Kvens 人和 Lantalaieset 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20 年至今)；还计划为瑞典的萨米人社区设立真相委员会，并为芬兰的萨米人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43. 前殖民国还采取了真相调查举措。2020 年 7 月，比利时联邦议会为审查其殖民历史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响应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²³ 最近，法国总

²³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调查问卷的答复。

统报告了成立记忆与真相委员会的情况，以审查该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历史，并开放与该时期有关的机密档案。²⁴

44. 获得独立的国家也必须采取真相调查举措。例如，肯尼亚国家土地委员会2019年认定 Kipsigis 人和 Talai 人是殖民时期历史上土地不公平的受害者，并通过了向联合王国政府、肯尼亚政府和维护从这些受害者征用的土地所有权的跨国公司提出的建议。在尼日尔，尽管几代人以来，受影响的社区一直在进行非正式的社区调查，但尚未制订关于殖民历史的正式真相调查举措。²⁵

45. 必须成立真相委员会，审议源于殖民历史或奴隶制的侵权行为，以便适当、真实地说明所犯下的侵权行为、由此产生的行为模式和所涉权力结构，以及殖民做法、标准和程序在今天仍然产生影响或甚至继续存在的方式。

46. 如果要令人满意地解决殖民遗留问题，真相委员会应优先重视揭示过去侵权行为与对当前事件的影响(如当前的经济和社会不公平现象以及悬而未决的申诉或索赔)之间联系的事实。如果不确定这种联系，真相调查可能会失去政治和历史公信力。这绝非易事，因为往往会有一连串跨越数十年或数百年的事件，以及在性质上受到不同解释的事实；因此，必须进行认真和详细的研究。

47. 对加拿大失踪和被害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全国调查能够解决历史上土著人民遭受的冤情，并将当代土著妇女和女童遭受的身体暴力置于更广泛的殖民伤害背景下。²⁶

48. 彻底寻找真相可能还需要进行法医调查，如加拿大土著人民在以前的土著儿童寄宿学校场地上发现数百名儿童的乱葬坑后提起的诉讼案件。

49. 同时，有必要审查实行歧视、压迫、剥夺和边缘化土著居民和非洲人后裔政策的原因和方式，以及有助于其长期存在的机制。就前独立殖民地而言，虽然在独立时对权力结构进行了改革，但必须分析其中一些政策是否继续适用，以及这些政策后来如何影响冲突和侵犯人权行为的出现。在一些情况下，受害社区在独立后继续被边缘化。

50. 受影响社区的充分参与对于真相委员会的成功和解决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过渡期正义进程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从设计这些进程到监测其有效实施。比利时民间社会和有关前殖民地的侨民没有参与组建为审查该国殖民历史而设立的委员会。²⁷

²⁴ “France is confronting its history in Algeria”, *The Economist*, 15 May 2021, 可查阅 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1/05/13/france-is-confronting-its-history-in-algeria。

²⁵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调查问卷的答复。

²⁶ National Inquiry into Missing and Murdered Indigenous Women and Girls, *Reclaiming Power and Place: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quiry into Missing and Murdered Indigenous Women and Girls*, vol. 1a, 可查阅 www.mmiwg-ffada.ca/wp-content/uploads/2019/06/Final_Report_Vol_1a-1.pdf。

²⁷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调查问卷的答复。

51. 真相正义委员会就普遍做法和受影响社区的参与列举一个正面例子。该委员会的5名成员中有4名是维多利亚州土著人,其中3名(包括委员会主席)是女性。该委员会是在土著社区多年来积极行动后成立的,将调查自殖民化以来历史上对维多利亚州土著人犯下的系统性不公正行为(例如破坏文化遗产、屠杀、战争和强行带走儿童)和当前系统性不公平现象(包括警察问题、刑事定罪(包括对青年人)以及缺乏儿童保护、卫生和保健)。该委员会将确定如何以有效、公正和文化上适当的方式承认和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行为。²⁸

52. 为了确保获取信息和促进真相调查,定居者国家、前殖民国和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应本着诚意充分配合真相委员会的工作,不受限制地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档案。比利时和联合王国等前殖民国家在查阅档案方面一直存在问题。²⁹ 同样重要的是,罗马教廷应给予合作,允许查阅其管辖下的档案,这些档案可能会揭示在某些殖民背景下建立的天主教机构所犯下的侵犯权利的模式。

53. 现在普遍否认殖民主义时期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寻求真相以及公布和传播真相是努力打击这种否认主义的重要工具。

54. 特别报告员回顾说,真相虽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过渡期正义进程的终点;受害者往往有一种合理期望,即真相的揭示将导致其他必要的反应。过渡期正义通过其多个组成部分和整体方法,可以满足这些期望。必须毫无借口地提供此类补救措施,以加强建设和平进程。

C. 赔偿

55. 赔偿是过渡期正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寻求让受害者直接受益。一项措施要算作赔偿,就必须伴随着对责任的确认,以便弥补受害者遭受的伤害,并与真相、正义和不再发生的保证具体挂钩。³⁰

56. 获得补救和赔偿权利的国际法律基础牢牢地体现在目前各国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复杂的国际人权文书中。³¹ 大会2005年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严重违反

²⁸ First People's Assembly of Victoria, "Yoo-rrook Justice Commission", 可查阅 www.firstpeoplesvic.org/our-work/truth-telling/yoo-rrook-justice-commission/, and Government of Victoria, "Truth and Justice in Victoria", 可查阅 www.aboriginalvictoria.vic.gov.au/truth-and-justice。

²⁹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调查问卷的答复。另见 Théophraste Fady, "The Mau Mau case: post-colonial justice on the Strand", Strandlines, 7 October 2019, 可查阅 www.strandlines.london/2019/10/07/post-colonial-justice-on-the-strand。

³⁰ A/69/518.第3和11段。

³¹ 《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六条);《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十四条);《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九条);《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三条);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九十一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十八和七十五条)。

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将已经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权利编入法典。³²

57. 在殖民主义或奴隶制及其他种族不公正造成的侵犯权利方面，赔偿构成了一些挑战。一方面，鉴于所犯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和不可挽回性，以及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即占领前的状况，恢复原状(赔偿的组成部分之一)很难实现。然而，某些形式的归还还是可能的，如归还被征用的土地和文化遗产等，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求归还。此外，很难确定哪些受害者应该成为赔偿的受益者，因为侵权行为大规模发生，不仅影响到直接受害者，而且影响到他们的后代，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

58. 1997 年，El Hadji Guissé编写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侵犯人权者逍遥法外问题的最后报告，引发了一场关于将“受害者”的定义扩大到后代以及与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有关的重要辩论。³³ 然而，2005 年《基本原则和准则》采用的“受害者”定义仅限于受到个人或集体侵权行为直接伤害的人及其直系亲属，尽管经济损失被列入公认的冤情中。³⁴ 国际刑事法院规定，“为了赔偿的目的，以生活计划损失、跨代创伤以及家庭或社区个别成员集体遭受伤害的形式表现出的伤害，应是受害者个人遭受的伤害。此外，需要确定所称的伤害与被告被定罪的罪行之间的因果关系。”³⁵

59. 另一个障碍是，前殖民国拒绝确认向受害者提供的补偿是赔偿，因为这将意味着隐含承认其法律责任。承认侵犯权利行为已经发生，而且这些侵权行为甚至可能对今天的一些系统性不平等现象和侵权行为负有责任，这会延伸到承认道德、历史和政治责任，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法律责任，因为担心这可能成为一个先例。因此，援助不是为过去的侵权行为提供赔偿，而是通过发展合作或其他不隐含责任的方式提供。

60. 然而，发展援助并不是真正的赔偿，因为它延续并加强了基于殖民顺从等级制度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相比之下，赔款意味着前殖民国欠下前殖民地一笔债。另一方面，正如这项任务的前任负责人明确指出，严格来说，发展方案并不是赔偿方案，因为它们不专门针对受害者，其目的是满足受益人作为公民而不一定是作为受害者有权得到满足的基本和紧迫需求。³⁶

³² A/69/518，第 18 段。

³³ E/CN.4/Sub.2/1997/8。

³⁴ 大会第 60/147 号决议，附件，原则 8。

³⁵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诉博斯科·恩塔甘达案；《公共赔偿令》，2021 年 3 月 8 日，ICC-01/04-02/06，第 75 段，可查阅 www.icc-cpi.int/CourtRecords/CR2021_01889.PDF。

³⁶ A/69/518，第 41 段。

61. 在德国和纳米比亚最近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德国提供了 11 亿欧元，将在未来 30 年中在支持发展和重建方案的框架内支付。然而，德国没有提到赔偿，只承认有道德责任。³⁷

62.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欧洲非洲人后裔基本权利的决议，其中“回顾一些成员国已采取措施，对过去的不公正行为和危害人类罪进行有意义和有效的补救”，并“呼吁欧盟机构和其他成员国效仿这一做法”。³⁸

恢复原状

63. 归还从殖民地人民手中征用的土地是要求对殖民主义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在定居者继续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定居的国家，还是在独立战争失败后大多数定居者撤出殖民地的国家，被赶出祖传土地的殖民地人民都没有收回他们的土地。相反，这些土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一直在定居者政府、参与杀戮或剥夺土著人民土地的人手中，甚至在跨国公司手中。被剥夺祖传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社区目睹了他们的生计、工作、生存、基本服务、文化根基和社会凝聚力被剥夺，世代陷入贫困和被排斥之中。

64.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殖民地人民受害者令人不寒而栗的证词，他们详细说明了他们迫切需要为他们遭受的侵权行为进行医疗和心理康复，归还他们的土地并提供赔偿，使他们能够摆脱几十年来饱受煎熬的贫困，并以这种方式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开辟一个充分享有人权的未来。

65. 在肯尼亚，关于 Kipsigis 人和 Talai 人的情况，除其他措施外，国家土地委员会还建议：

- (a) 联合王国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并向受害者提供直接赔偿；
- (b) 肯尼亚政府正式承认非法夺取 Kipsigis 人和 Talai 人的土地，这些土地本应在肯尼亚独立后归还给他们；
- (c) 联合王国政府和设在这些土地上的跨国茶叶公司建造学校、医院、道路、一个博物馆和一所大学，并提供水或电等服务，以减轻或补偿受害者的痛苦；
- (d) 跨国公司商业价格租用土地；
- (e) 未经各县政府同意，已到期的土地租约不得续期；
- (f) 肯尼亚政府为重新安置 Kipsigis 人和 Talai 社区成员的目的确定并获取土地。

66. 这类机构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确保受害者及其后代在无法在本国或殖民国的法庭上行使有效补救权利时有地方可以求助。

³⁷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纳米比亚共和国的联合声明》，可查阅 www.dngev.de/images/stories/Startseite/joint-declaration_2021-05.pdf。

³⁸ 2019 年 3 月 26 日第 2018/2899(RSP)号决议。

67. 归还被掠夺的土著人民文化遗产，如手工艺品、纪念碑和考古遗迹，是后殖民环境和定居者国家赔偿的另一项不可或缺且仍未完成的内容。例如，冲绳人民要求归还 1928 和 1929 年从坟墓中挖取并运往日本的 26 具人类骨骼。《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各国应努力促进履行义务，“通过与有关的土著民族共同制定的公平、透明和有效的机制，让土著人民能够使用或取得国家持有的礼仪用具和遗骨。”³⁹

68. 新西兰正通过 1975 年《受保护物品法》积极寻求归还殖民时期从该国运走的遗骸。Te Papa “奥特亚罗瓦呼唤回归计划”使得从世界各地 40 多个博物馆收回毛利人遗骸成为可能。澳大利亚政府及其博物馆与其他国家拟定了协议和方案，以便于归还考古遗骸。美国于 1990 年颁布了《美国土著人坟墓保护和归还法》。

69. 一些欧洲国家在遗骸归还方面表现出令人担忧的体制和法律上的缄默并设置各种障碍。⁴⁰ 然而，最近在伯明翰大学以及伯明翰博物馆和美术馆发现的一批土著人遗骸已归还澳大利亚的传统所有人。德国将从 2022 年开始将贝宁青铜器归还尼日利亚，这是两国的文化部和外交部于 2021 年 4 月宣布的。一些瑞士博物馆面临归还殖民时期文物的要求。8 家瑞士博物馆联合发起了“贝宁-瑞士倡议”，以期加强对其青铜器出处的研究，并与尼日利亚进行对话。瑞典与墨西哥 Yaqui 人签订了一项协议，启动归还 Yaqui 人藏品中的鹿头和其他物品的进程。

康复

70. 殖民主义受害者的康复问题仍有待解决，而且是当务之急。在许多后殖民背景下和在定居者国家，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没有得到医疗和心理康复，以致无法应对他们所经历的创伤。因此，数十年来，他们一直遭受着持续存在的身体伤害以及与此种创伤有关的身心健康问题，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和成瘾。加拿大土著人寄宿学校的受害者报告了其中许多症状。研究发现，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及其子女的健康状况较差。⁴¹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证词表明，肯尼亚的 Kipsigis 人和 Talai 人遭受了同样的身心后果，而且非殖民化以来几十年来未能获得康复措施。⁴²

71. 殖民国或定居者国家政府必须以康复的形式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就前独立殖民地而言，作为其国家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保障者，政府有责任满足这些被剥夺民众的迫切需要。

³⁹ 大会第 61/295 号决议，附件，第 12 条，第 2 款。

⁴⁰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国际归还土著人民遗骸”，2018 年 8 月 8 日，可查阅 <https://icom.museum/en/news/international-repatriation-of-human-remains-of-indigenous-peoples/>。

⁴¹ CBS News,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s and their descendants show poorer health outcomes: survey”, 14 March 2018, 可查阅 www.cbc.ca/news/politics/residential-school-health-survey-1.4576430。

⁴² 见 KEN 3/2021 和 GBR 5/2021 号信函，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抵偿

72. 公开道歉是赔偿殖民地人民所受伤害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这方面，必须分析道歉的性质和对事实的承认、提出道歉的当局、已接受的责任以及受害者在道歉过程中的参与和接受情况。道歉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受影响社区和受害者后代是否参与了这一过程并认为道歉是真实的。如道歉姿态本身不与其他赔偿手段以及调查真相或纪念等其他过渡期正义机制相联系，则道歉只不过是象征性而已。⁴³

73. 2008、2017 和 2020 年，加拿大政府就加拿大在土著寄宿学校中的作用向土著人民表示道歉。⁴⁴ 比利时政府对比利时在殖民时期犯下导致 1994 年图西人种族灭绝的错误、1959 至 1962 年期间从刚果拐带数千名混血儿童以及比利时在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中发挥的作用表示歉意；但却没有在作出这些道歉的同时提供赔偿，一些族群认为这是不够的。⁴⁵ 澳大利亚政府 2008 年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特别是被称为“被偷世代”的人遭受系统性压迫和种族主义表示道歉。荷兰国王 2020 年 3 月就殖民统治期间实施的政治暴力向印度尼西亚表示道歉。作为与受害者团体达成的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联合王国向肯尼亚表示道歉。⁴⁶ 墨西哥政府就殖民统治期间和独立后犯下的虐待行为向玛雅人民表示道歉，并要求西班牙政府和罗马教廷作出同样的道歉，但玛雅人社区拒绝接受这些道歉，因为其中没有包括赔偿。⁴⁷ 德国在与纳米比亚达成协议的背景下表示道歉，尽管纳马族和赫雷罗族社区的代表批评了这一过程。⁴⁸

补偿

74. 最后，可以认真考虑将取消前殖民地债务作为一种赔偿形式的可能性。赞成这一措施的论点强调指出，殖民主义和奴隶制是造成前殖民主权债务的罪魁祸首，因此，取消这一债务将构成对收入损失(即由于所受损害而造成潜在的收入损失)的一种补偿形式。

D. 纪念

75. 纪念过去侵权行为的过程、发生的背景以及受害者遭受的伤害是过渡期正义的基本手段，也是任何寻求解决暴力历史和促进和解的机制不可或缺的要素。鉴于殖民主义遗留的长期不满，这些过程在这里研究的环境中特别相关。定居者国

⁴³ 文件 A/74/147 中有这方面的建议。

⁴⁴ 加拿大政府 a, “Statement of apology to former students of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11 June 2008, 可查阅 www.rcaanc-cirnac.gc.ca/eng/1100100015644/1571589171655。

⁴⁵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调查问卷的答复。

⁴⁶ 联合王国政府, “Statement to Parliament on settlements of Mau Mau claims”, 6 June 2013, 可查阅 www.gov.uk/government/news/statement-to-parliament-on-settlement-of-mau-mau-claims。

⁴⁷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调查问卷的答复。

⁴⁸ 可在以下网站上查阅请愿书: www.change.org/p/the-president-of-the-republic-of-namibia-no-bilateral-genocide-negotiations-we-demand-global-ovaherero-nama-representation。

家、前殖民国和前独立殖民地必须开展公开进程，纪念所发生的侵权行为、导致这些行为的条件、模式和责任、目前的影响以及受害者所受的伤害。

76. 在肯尼亚，在受影响社区的参与下，由联合王国出资发起的纪念茅茅社区遭受的侵权行为的倡议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纪念例子，涉及承认和赔偿，对该社区具有重要意义。⁴⁹ 另一个例子是在利物浦建立国际奴隶制博物馆。⁵⁰

77. 除了采取措施纪念侵权行为外，还必须审查纪念殖民主义的方式，特别是在定居者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继续举行冒犯土著人民的庆祝仪式，例如纪念库克船长登陆的澳大利亚日；或者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种族日”或“发现美洲日”。然而，国家已采取一些举措，试图弥补这一错误。例如，澳大利亚每年 5 月 26 日都会举办国家道歉日，以记住并纪念土著人民遭受的虐待。

78. 许多前殖民国、定居者国家以及独立国家仍在展示纪念殖民时期和人物的雕像。尼日尔 May Jirgui 村中心广场上保存着领导中部非洲特派团的法国士兵坟墓，在这次任务中，有数万人被屠杀，但却没有为受害者竖立纪念碑。⁵¹ 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对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缺乏认识，没有将其纳入历史记录和教育课程。最近，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寻求移除殖民主义纪念物的民间社会运动。在联合王国，布里斯托尔的科尔斯顿音乐厅以一个奴隶贩子的名字命名，在经过几十年的抗议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者推倒科尔斯顿雕像后，该音乐厅被重新命名。⁵²

79. 受害者参与纪念活动至关重要。此外，虽然其中一些进程可能是在受害者或其家属的倡议下进行的，但也应该得到官方的推动和支持。在美国，关于 Lipan Apache 社区所受伤害的最重要纪念进程是从民间社会开始的。⁵³

80. 无论如何，千万不要通过为受害者举办毫无意义的纪念活动来结束辩论。突尼斯为争取独立的人举行了一些葬礼，但受害者团体认为这一仪式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这些团体向真相和尊严委员会提交的请愿书之一是让他们参加一个仪式，给予受害者(烈士)的遗体应有的尊严。记忆必须是受害者情感和痛苦的表达，否则就失去价值。

E. 保证不再发生

81. 保证不再发生与本报告所述侵权情况有关，包括：第一，法律、宪法和体制改革；第二，为民间社会发展和增强权能创造有利环境；第三，教育、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改革。⁵⁴

⁴⁹ Museum of British Colonialism, “Visit to the Mau-Mau Memorial”, 11 July, 可查阅 www.museumofbritishcolonialism.org/ourblog/2018/7/11/visit-to-the-mau-mau-memorial。

⁵⁰ 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 www.liverpoolmuseums.org.uk/international-slavery-museum。

⁵¹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调查问卷的答复。

⁵² 同上。

⁵³ 同上。

⁵⁴ [A/HRC/30/42](http://www.unhcr.org/refugees/30/42)。

82. 国家标准、机构和程序是定居者国家对待土著人民的决定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机器实际上延续种族主义和排斥土著人民，剥夺他们享有司法、教育或保健以及祖传土地所有权等权利。

83. 应对安全机构和司法机构进行改革，这是受殖民主义影响的社区、包括土著和非洲裔社区各项要求的根本所在，原因是他们在前者手中遭受的待遇和暴力，以及后者对他们的定罪。在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呼吁进行有待实施的改革，并通过《呼吸法案》，即提议将纳税人的钱用于投资社区的公共安全替代办法。⁵⁵

84. 改革必须触及所有公共程序、做法和基础设施，以消除殖民主义或对土著或前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歧视的任何残余。尼日尔的主干道几乎完全沿用中部非洲特派团的路线，而这条道路是强迫大屠杀幸存者建造的。⁵⁶ 德克萨斯州的道路上挂着赞扬定居者“成就”的标志。⁵⁷

85. 保障土著人民和前殖民人民不受歧视地切实享受人权并有利于其增强权能的立法和体制改革是国家义务，也是不再发生的基本保证。颁布与这些人民的条约，承认他们的存在和他们所遭受的剥夺，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澳大利亚没有条约是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接触和关系不充分的证据。维多利亚州政府和该州土著人民目前正在拟订一项条约，旨在改善法律保护，加强维多利亚州土著人民的权利，并促进权力和资源的移交，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⁵⁸

86. 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在各级课程和教材中纳入关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信息，以确保社会和子孙后代了解这一历史。⁵⁹ 同样重要的是，保护和确保获得土著人民或前殖民地人民的文化遗产，包括他们对遭受暴力的叙述。对于遭受严重和系统性侵犯人权(种族灭绝、种族隔离、危害人类罪)并幸存下来的群落而言，这些经历往往是其历史、文化和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⁶⁰ 国际人权法规定，各国义务保护社区对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并确保教育材料公平、准确和翔实地描述土著人民的社会和文化。⁶¹

⁵⁵ https://breatheact.org/wp-content/uploads/2020/07/The-BREATHE-Act-PDF_FINAL3-1.pdf/。

⁵⁶ 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调查问卷的答复。

⁵⁷ 同上。

⁵⁸ 维多利亚州政府，“Treaty in Victoria”，可查阅 www.aboriginalvictoria.vic.gov.au/treaty；“Treaty process”，可查阅 www.aboriginalvictoria.vic.gov.au/treaty-process。

⁵⁹ 大会第 60/147 号决议，附件，原则 22。

⁶⁰ Pok Yin Chow, 2015. “Memory denied: a commentary on the reports of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rights on historical and memorial narratives in divided societies”,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vol. 48, No. 3 (Winter 2015), pp. 191-213.

⁶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关于初级教育行动计划(第十四条)的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2008 年)(HRI/GEN/Rev.9 (Vol. I))；《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大会第 60/147 号决议，附件)，第十五条，第 1 款；《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大会第 47/135 号决议，附件)，第四条，第 4 款。

87. 在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2015 年最后报告中的建议导致将土著寄宿学校的历史纳入教育课程。在比利时，关于设立殖民地历史特别委员会的立法规定，要对教育大纲中反映殖民地历史的程度进行审查。⁶²

F. 受害者的参与

88. 除了过渡时期司法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适用于本报告中所审查的侵权行为外，该框架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即需要将受害者和社区作为主体和权利持有人置于其进程的中心。

89. 受害者和社区的有效参与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人权问题。国际人权法承认，受决策直接影响的人有权参与决策过程并被征求意见，因为他们有参与公共事务和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也有接受教育以便有效参与社会的权利。⁶³《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了土著人民的充分参与权，以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及自由选举群体代表的集体人权。

90. 在决定解决殖民地遗留问题的措施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这不符合现行国际法规定的标准。相反，国际法规定各国积极寻求受影响社区代表的参与及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此外，必须征求受害者的意见，这必然需要倾听和认真分析殖民时期的不满，以了解受影响国家的看法。这需要倾听和接触事实的人进行反思和系统地参与。参加协议谈判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执行商定措施。民间社会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受影响的社区(包括散居国外的社区)都必须适当参与。

91. 对日本和大韩民国关于“慰安妇”的谈判的批评之一就是缺乏与受害者协商。德国和纳米比亚政府在谈判中同意严格保密，导致两国民间社会无法充分获得信息。⁶⁴

92. 特别报告员强调，如果受影响的社区感到没有被纳入、也没有参与谈判过程，就不可能以真正的恢复性方式补救暴力的过去。对他们视而不见等于让他们成为新一轮的受害者。

五. 结论

93. 过渡期正义为妥善处理殖民时期侵犯人权行为提供宝贵的工具。殖民时期的财富转移和种族主义压迫造成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排斥的遗留问题，其影响已持续数代人。拖欠这笔历史债务造成了更多的痛苦，挑战了一个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良知。跨代损害不能再被忽视。

⁶² 比利时众议院，“Commission spéciale chargée d'examiner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 (1885-1908) et le passé colonial de la Belgique au Congo (1908-1960), au Rwanda et au Burundi (1919-1962), ses conséquences et les suites qu'il convient d'y réserver”，2020 年 7 月 17 日，可查阅 www.lachambre.be/kvvcr/pdf_sections/pri/congo/55K1462001.pdf。

⁶³ A/HRC/34/62，第 31 段。

⁶⁴ 可在以下网站上查阅请愿书：www.change.org/p/the-president-of-the-republic-of-namibia-no-bilateral-genocide-negotiations-we-demand-global-ovaherero-nama-representation。

94. 与侧重于最近侵犯人权行为的传统过渡期正义进程不同，处理发生在殖民时期的侵犯权利行为由于时间太长而具有挑战性。

95. 总体而言，调查历史真相的过程和在法律上承认过去造成的伤害及其对现在的影响，对于建立恢复性正义作为和平与可持续未来的基础必不可少。

96. 过渡期正义处理殖民历史的办法不能也不应该无视受害者和社区，而应该让他们发挥核心和优势作用。

97. 必须确定每个国家应承担的义务和必须共同履行的义务。为此，所有付诸实施的工具和机制都必须以人权为重点，对真相、土地归还、不再发生的措施和纪念活动等组成部分给予应有的重视。

98. 赔偿不应该也不能被装扮成人道主义援助、援助或发展合作，逃避承担应有的责任。

99. 种族或国家优越感这一不可接受的想法在一些政治话语中仍然清晰可见，而在许多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中则隐而不现。必须在承认和全面处理过去殖民时期所犯下的侵权行为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变革；这将为防止和妥善解决当代歧视和种族主义问题提供一个重要工具。

100. 在努力通过真相、正义、赔偿、纪念和保证不再发生等措施解决殖民环境下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遗留问题方面，责任和期望在曾经是殖民国的国家、曾经是殖民地但现在是独立国家的国家以及对土著人民的殖民化和对非洲人后裔的压迫以不同形式持续存在的国家各不相同。然而，正如特别报告员在下文中详细指出，在所有情况下，当局必须采取适合其具体情况和责任的适当措施，对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的长期不满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回应。

六. 建议

101. 特别报告员就采用过渡期正义机制以解决在殖民背景下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遗留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参与

102. 在这些背景下采用的过渡期正义机制的设计、实施和评价必须在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的有效参与下进行，并与他们长期协商。

真相

103. 前殖民国、对土著人民的殖民化和对非洲人后裔的压迫以各种形式持续存在的国家以及已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和管辖权范围内建立调查和真相调查的机制，以揭示殖民暴力以及今天仍影响这些人民的压迫、种族主义、歧视和排斥。

104. 在开展这些进程的同时，应进行必要的体制和法律改革，以确保不受限制地查阅上述三类国家所拥有的与所研究时期有关的官方档案。其他可能拥有文件的机构，如宗教团体，也应向有关当局或人员提供其档案。

105. 应采取步骤，确保除真相委员会机制成员外，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以及整个社会都能查阅档案。

106. 档案必须按照该领域的道德标准进行适当的处理、分类和保存，以确保为子孙后代保护好文献。

赔偿

107. 曾是殖民国的国家以及对土著人民的殖民化和对非洲人后裔的压迫以各种形式持续存在的国家应考虑建立机制，纠正对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造成的伤害。这种赔偿，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应力求全面，包括以下内容：

(a) 抵偿，包括恢复受害者的尊严，承认所造成的伤害和所涉及的责任，传播这方面的信息，并公开道歉，以满足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交的上一份报告(A/74/147)中提出的要求；

(b) 归还土地和自然资源，通过归还被侵占土地的机制，和/或授予与受影响的人和社区商定的其他土地，包括通过土地改革机制，使之有可能克服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归还文化遗产和考古遗迹；

(c) 补偿，包括被认为是足够、与受害者所受伤害相称并经其同意的经济赔偿金额；

(d) 身体和社会心理康复，以及获得确保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权利、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住房、健康、教育以及获得水和环境卫生设施。

108. 发展援助项目如不承认责任，也不以改善受害者的特定处境为目的，就不能充分替代赔偿方案。

109. 正如第 107(b)和(d)段详细指出，独立国家作为本国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保障者，必须保障其管辖范围内的受害者和受影响人民的迫切需要。

纪念

110. 所确定的所有三类国家都应采取纪念措施，全面处理殖民期间侵犯权利行为的模式、原因和后果及其对今天的影响，以保存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并将其传播给今世后代。

保证不再发生

111. 对土著人民的殖民化和对非洲人后裔的压迫以各种形式持续存在的国家必须确定并改革使影响这些人民的压迫、暴力、排斥和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的国家标准、结构和程序。它们还必须确定并改革随之而来的物质、文化和意识形态条件，包括修订课程。

112. 前殖民国和现已独立的国家必须确保其国内的法律和体制框架以及物质、意识形态和文化条件不会再现殖民时期的陈规定型观念或歧视性惯例，或任何其他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或排斥形式。

追究责任

113. 前殖民国和定居者国家必须确保与殖民主义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及其持续后果(包括种族压迫和暴力)的受害者能够在其国内法院获得有效补救，以便能够在没有法律或程序障碍的情况下处理对所受伤害的法律投诉和赔偿要求。

114. 在涉嫌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人仍在世的情况下，前殖民国、定居者国家和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应确保追究责任，或酌情协助引渡其管辖范围内的上述人员。

115. 应向在这种司法程序中作证的受害者和证人提供保护机制，以及适合他们遭受的侵权行为的需要和特点的法律和社会心理援助。

116. 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各国努力通过真相、正义、赔偿和记忆以及保证不再发生的机制，解决在殖民背景下犯下的侵犯权利行为的遗留问题。
